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日月旗舰店
海航大厦店
国秀城店
江南城店
万绿园店
远大店
国兴店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本书是学者欧丽娟有关《红楼梦》最新的研究成果。很多观点都脱胎于她几年前在台湾大学公开课的演讲视频。欧丽娟在这本书里面独辟蹊径，对小说的主旨思想、人物性格、曹雪芹家族的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大部分人都认为，《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禁锢，但欧丽娟却从文本的分析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对往日贵族大家庭的留恋。欧丽娟书中的观点一经发表，曾引起很多“红迷”爱好者的支持或者反对。在当今，《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成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本书还能引起大批读者的关注和讨论，足以说明这本书带给人们思考的价值。



作者：欧丽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年8月

《大脚姑娘》

大海边的一个小渔村，人们崇尚女人裹小脚，有个姑娘长了一双天足，却被笑话成“大脚姑娘”。当所有适婚年龄的姑娘都嫁出去了，她却仍孑然一身。于是，她决定自己织布裹脚。她裹了三年，脚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更大了。她愤而放脚，练就出海的本领，在狂风巨浪中，靠一双神奇的大脚救了很多落水的渔民，还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婚姻。她在婚礼上出了一连串糗事，但大家都因她的率性和善良一笑而过。

这本儿童绘本，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颜新元教授撰文、其女儿弯弯绘画。故事有对真与善的歌颂，以及对错误审美观的纠正；文字简洁押韵，有趣味性，比如，“脚板长又宽，姑娘真为难；裹脚寸步难，放脚天地宽”；书的图画夸张、拙稚，充满童真和谐趣。



作者：弯弯、颜新元
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7年7月

《名画中的女人》

高阶秀尔是日本美术史大家，前国立西洋美术馆馆长，2012年，获日本天皇亲自颁发的文化最高奖日本文化勋章。

上世纪80年代，高阶秀尔的《看名画的眼睛》被引进中国，但此后国内对其作品的译介中断了近30年。新近出版的高阶秀尔作品包括《名画中的女人》《名画中的小奥秘》《“断臂的维纳斯”为何是杰作》《<最后的晚餐>为何是杰作？》四本。他将藏诸名画中的奥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层层揭开，兼具知识性和故事性。

《名画中的女人》详细解读了24位历史上的传奇女性，包括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拿破仑的至爱约瑟芬、改变世界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中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等王公贵族，也有侯爵夫人、狩猎女神、圣母玛利亚等形象，这些女性除了美貌与智慧，背后还有阴谋、背叛、爱而不得、生离死别……



作者：高阶秀尔
译者：钱一晶
版本：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7年10月

《春秋来信》：
张枣的镜中世界

文 | 叶美

《春秋来信》是著名诗人张枣生前唯一出版的诗集。今年二月，这本诗集再版，在诗坛引起诸多关注。本书的篇目由诗人生前亲自编定，收录了他重要的代表作品，一共六十三首。凭借这本诗集，张枣为汉语贡献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他也成为当代诗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书中的第一首诗《镜中》，现已成为张枣流传广的作品，歌手周云蓬、钟立风分别为其谱曲，广为传唱。

对汉语诗歌的读者和写作者来说，张枣的诗歌里，每一首都有着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他的很多诗歌忧伤而迷幻，唯美而清醒，那里总有种超越我们人世生活的东西，有种浩渺乃至无限之外虚无的东西，翻阅他的诗集就像在聆听危险的塞壬之歌，叫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溺却又奋力想要从中挣脱。在大众读者中张枣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或许应该是《镜中》，然而很多人对此的看法是，相比于《大地之歌》《卡夫卡致菲丽丝》等诗，这首《镜中》算是不太成功的作品，甚至我们从柏桦先生的回忆文字里也能读到诗人本人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笔者认同这个说法，但同时笔者也认为或许对于张枣本人来说，《镜中》其实是比《何人斯》要重要得多的作品。

《镜中》初看之下平淡无奇，诗句没有什么晦涩难懂之处，然而它却是一首戏剧感十足，无法把诗句具体经验化的诗歌。首先题目“镜中”，就是一个幽深的隐喻，这个词可以衍生出对立的二元世界：真实和想象，内在

与外部，今生和来世，梦境与现实。美国诗人毕晓普曾在《失眠》一诗中描写过自己注视穿衣镜时，发生的视觉和感官上的错位感：“进入那个倒转的世界，那里左永远是右，阴影是真正的实体/我们整夜醒着/天空清浅如大海/此刻又深邃，且你爱我。”张枣的镜中所见倒不一定是倒转的，左永远是右的，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镜面所呈现的画面一定经过了心理光线的折射，我们可以看见《镜中》短短十二行诗句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时间是悬置的，地点是不明，人物是虚构的。也就是那里像是一个不守古典三一律的舞台，但我们仍能感觉到镜中的时间是永恒的，而镜外的时间随观看者的目光是瞬息变换的，笔者认为张枣之后的诗歌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二分的时空结构，让我们来用诗人自己的诗句证明其对镜子的偏爱：“你无法到达镜面的另一边/无法让两个对立的影子交际，而且叶子有时会残杀叶子，叶子们的形体像脸蛋和心灵”（《苹果树林》），“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花朵随着所猎之物不分东西地逃逸”（《十月之水》），“六个平面，六面镜子/六个新娘，一个模样”（《骰子》）“虽然前方仍是一个大镜子/喜鹊收拾着小分币。”（《椅子坐进冬天……》）“多年以后，妈妈照过的镜子仍未破碎/而姨，就是镜子的妹妹”（《姨》）。

由镜面所分割的今生和来世的两重世界，诗人对其所抱有的感情清晰鲜明且坚定决断，其信念可以概括为镜内的绚丽唯美和镜外的幻灭虚无，由此张枣的诗句里总是出现悖论式的句式，比如“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吴刚的怨诉》）“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休息/哪儿就被我守望着”

《葡萄牙的高山》：

生命与爱的救赎之旅

文 | 古滕客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自从被李安搬上银幕后，让无数观众的心灵受到了震撼。而近日，马特尔的新书《葡萄牙的高山》在国内出版，展现了一场关于家园、信仰、爱的奇幻冒险之旅。书中，马特尔在承认世事无常的悲剧性的同时，也歌颂着这种无常的疯狂和荒诞——生命的神秘就在于此。

这里讲述了三个迥异的故事，一个关于追寻与反抗，一个关于信仰与救赎，一个关于爱和陪伴。但其中的很多元素却几乎一模一样：倒着行走、亲人离世、信仰和孤独、渴望的救赎……以及一个反复出现的短句“这就是家”。故事发生于1904年的里斯本，一个名为托马斯的年轻人发现了一本神奇的旧杂志，并跟随它一起踏上奇幻之旅。途中他发现了一些神秘的手工制品，而这些物品能颠覆人们对历史的解读。35年后，葡萄牙的一位病理学家发现他自己也在展开同样的探索工作，而50年后的加拿大的一

位参议员发现自己竟然也追寻着他们的步伐。

马特尔的故事深入人心。这里，一件葡萄牙高山区的神秘圣物，一位病理医师所邂逅的奇怪客人，一只看透人心的黑猩猩……三位主角，三个故事，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穿透语言的迷雾，所看到的是一个暗流汹涌、堆满镜子的世界。从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读过全部故事后，我们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中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的独特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每个故事的外在都是荒诞的，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但是内在的情感却无比真实。

马特尔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每个故事之前都有相同的意象作为线索，比如三个故事都出现了“黑猩猩”，黑猩猩的角色和《少年pi》中老虎的角色一样，满含着隐喻，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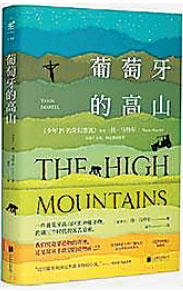


《春秋来信》
作者：张枣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7年2月

（《何人斯》）……张枣身上双重的时空感使其作品时时自动带有互文的品质，诗句常常在亦真亦假，如梦如幻的梦境和现实，未来和此刻中穿梭：“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做到镜中常坐的地方”（《镜中》）……张枣让自己始终处在纠结，挣扎，惋惜，追忆之中，这种分裂来自于诗人对两个世界之间充当了摆渡人的身份，然而这种身份带给诗人的是一种精神交错的痛感，诗人既无法在镜外的现实世界安身立命，又无法去镜外的未来世界中忘我神游“当世界，含着水仙，像/玻璃球，透明。痛之手/在款步中繁衍，痛让/我多颗牙，最糟的/是我的心，充满了虚幻。”由此诗人也确立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是呀，宝贝，诗歌并非
——来自哪个幽闭，而是
诞生于某种关系中。（《断章》）

张枣对这两重世界是有偏爱和取舍的，或者说张枣的诗歌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的镜中世界里绝对时间的存在，他迷恋于它，沉溺于它，他的诗歌始终被它所溢满，萦绕，他也总是用它来映照当今的现实世界，在他那里，正是因为对面有着一一种不可企及的永恒的美好，诗句在碰触现世的时候才发出无所不在的虚无和虚幻感。张枣诗歌中的神秘色彩就来自他在镜中所见的梦境般的来世。这种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在来世的绝对时空中，无论什么事物都可以是美的。📖



《葡萄牙的高山》
作者：（加）扬·马特尔著
译者：亚可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2017年11月

引导着故事的发展，整篇小说中这样的意象很多，也很琐碎，却像是散落的宝石，也是作者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发现之旅的宝物。如果说之前看《少年Pi》时，更多人热衷于讨论孟加拉虎的隐喻，那么《葡萄牙的高山》无疑让人看到了“少年Pi”的传统——同样是追寻信仰的史诗之旅。

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马特尔曾说：“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